

2020年德国文学市场回顾

□ 顾牧



处。这个故事探讨了家庭的意义，探讨了告别，以及法律的专断对生活的摧毁。这本书会紧紧地吸引读者，一直读到最后一页。”

中国的《魔戒》：《射雕英雄传》德文版

2020年10月，金庸的代表性作品《射雕英雄传》德文版第一部出版，这是中国“武侠”类作品第一次进入德语区读者的视野。推出作品的海纳出版社在此前引进了大量中国的科幻作品，译者白嘉琳(Karin Betz)曾翻译过《三体》的第二、三部。这样一部人物众多，故事线在历史与虚构中错综交织的鸿篇巨作是否会德国读者望而却步呢？对此，译者白嘉琳很乐观：“只要故事好，那么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的人都会喜欢它，读者并不会在意人物叫什么名字，这个故事又有许多陌生。”

白嘉琳之所以会特别提到人物的名字，是因为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很多读者的阅读常常就是卡在那些他们念不出也看不懂的中国人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射雕英雄传》与《三国演义》的德文版一样，都在正文之前附上一个主要人物介绍和关系表。

从亚马逊网站上的读者评论看，这本书对德国读者最大的吸引力除了中国武术之外，还有诸如精彩的情节、多样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带有异域色彩的亚洲元素、对中国风貌及文化的描述等等，此外，作品的封面设计也一再被提及。而读者的负面评价则主要集中在对作者写作风格的批评上，例如叙事节奏缓慢，过分关注细节，特别是小说的开头部分过于拖沓；作品的遣词造句与德国读者的接受习惯相去甚远，因此难以顺畅地阅读等等。

有趣的是，很多读者是被海纳出版社印在封面上的宣传语所吸引：“中国的《魔戒》”。出版社此举的意图显而易见，一则借助在西方世界接受度很高的作品吸引读者的注意，二则也代表了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定位。作品的德文标题所用“传说”一词使小说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在译者前言里，这种神秘与玄幻的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前，有一群奇特、智慧、狡黠，或古怪或美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生活在武术的世界中——江湖。各个门派的大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阶级差异，因为这里不同于腐败的官府，他们关心的是普通百姓，制约他们行为的是诸如正义、忠诚和名誉这些道德准则。但是，他们中也会有人因为骄傲、虚荣与竞争而将崇高的理想轻易抛诸脑后。在武林这片‘功夫丛林’中，到处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与阴谋。具有反叛精神的武者各自都有制服敌人的手段，或是神奇的飘移技术（轻功），或是能够在他们身上形成护体铠甲的吐纳术（内功），或是神秘的有毒武器。”

从亚马逊读者评论中能够看出，出版社的这种营销策略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的。但也有读者在看完了评论说：“这并不是巴里·休加特的那种奇幻作品，它就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而已，而且非常好看。”

近年来，中国文学在德语文学市场上的译介有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古典名著及科幻文学作品在德国的翻译出版情况。2016年，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德语全译本出版，半年之内再版四次，这在译介到德语国家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2017年，《三国演义》全译本在德国出版。出版《西游记》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的费舍尔出版社，都是在德国家喻户晓的大型出版社，能够进入这样的主流出版渠道，对于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意义毋庸置疑。2018年9月，雷克拉姆出版社又推出了《千字文》的德语全译本，在没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创造了不俗的销售业绩。2019年9月，雷克拉姆出版社发行了两卷本《西游记》平装本，同时出版的还有《西游记阅读指南》。现当代文学方面，2018年，德国图书市场陆续推出多部刘慈欣和郝景芳的科幻文学作品。随着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在德国接受程度的逐渐提高，得到译介的也不再仅限于刘慈欣和郝景芳，例如陈楸帆、宝树等科幻作家的作品也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射雕英雄传》德文版的推出，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中无疑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北杜夫深受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创作影响，被誉为“当代日本的托马斯·曼”。在《木精》中，“我”在漫长的行迹旅途始终随身携带一本《托尼奥·克勒格尔》，书中也曾多次谈及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托尼奥·克勒格尔》等名作。《木精》中的故事与后者虽时空相隔，却暗合联系——主人公“我”行走的路线与托尼奥·克勒格尔存在着不少暗合之处，在人生的遭际上也有着相似性，而“我”的经历又带有北杜夫本人乃至其父高藤茂吉的自传色彩。由此来看，我们可将此作为一部有多重互文的“多声道”小说，也是北杜夫向其文学榜样托马斯·曼致敬的一部精彩佳作。通过一场异国之旅，小说讲述了每个人生命中必须经历的成长与再成长，饱含诗意向深，呈现出一种糅合了日式美学与德国文学传统的异国情调。《洛杉矶时报》曾这样评价北杜夫：“一个极具天赋的小说家，他的文字富有诗意，像乐曲一般从书中流淌出来。”

(唯静 伍华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此前一直保持稳定发展态势的德国图书市场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书展取消或改为线上，实体店限制营业，出版社迫于不稳定的市场条件取消了一些非知名作者的出版计划。这些都给德国的文学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书籍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在德国《书业周刊》官网的一篇报道中，就有实体店表示，虽然因为对于实体店营业的一系列管控措施，以及书店业务向网上转化，书店要付出比之前多得多的努力才能维持营业额，但他们却注意到，“现在人们的阅读热情高涨，想要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2020年的德国文学市场，虽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并不因此缺乏亮点。

德国图书奖：《安妮特——一部女性英雄史诗》

德国图书奖始于2005年，其设立者是成立于1825年的“德国书业协会”。每年，这个奖项都会评选出一定期限内出版的最优秀德语小说。在德语地区大大小小的近6000个文学奖项中，德国图书奖是非常受到媒体及公众关注的重量级奖项。

2020年10月12日，德国图书奖在法兰克福罗马市政厅现场揭晓，作家兼翻译家安妮·韦伯(Anne Weber)的小说《安妮特——一部女性英雄史诗》(Annette, ein Heldinnenepos, Matthes & Seitz Berlin 出版社)从参与竞争的187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2020年度德国图书奖。

《安妮特——一部女性英雄史诗》以法国神经生物学家安妮·博马诺尔(Anne Beaumanoir)为原型创作。安妮·博马诺尔1923年出生在布列塔尼，二战时期曾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参与保护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下逃亡到法国的难民，并在巴黎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战后，博马诺尔因参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于1959年被判处10年监禁。2009年，博马诺尔的回忆录在法国出版，2019年，回忆录的第一卷《我们要改变：为了正义(1923年-1956年)》(Contra-Bass 出版社)在德国出版。如今，已经96岁高龄的博马诺尔生活在法国南部，安妮·韦伯就是在那里结识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并以她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了这部小说。

作品2020年出版后，其所采用的特殊叙事形式即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评论家约瑟夫·哈尼曼(《南德意志报》，2020年4月29日)认为在一个只有儿童文学和通俗文学才会歌颂英雄的时代选择英雄史诗这种早已过时的形式，描写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国际名人，这样的作品想不失败都很困难，但韦伯偏偏就成功了。韦伯在诗歌体和叙述体之间自如切换，既不过分夸张，也不故作神秘。哈尼曼认为作品最出色的地方是其“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作者巧妙地利用史诗的宏大视角与叙事内容拉开距离，同时又赋予了所有沉重一种怪诞的轻松”。卡洛琳·费舍尔(德国广播电台，2020年2月29日)评论这部作品“诗意而不煽情”，亚历山大·卡曼(《时代周报》，2020年10月15日)将这部小说称为出现在天边的希望之光，认为它代表了艺术的胜利。

图书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安妮·韦伯的叙述与她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令人震撼：英雄史诗这种古老的形式在韦伯的笔下重生，她举重若轻地将法国抵抗运动参与者安妮·博马诺尔的一生浓缩成一部小说，书中讲述了勇气、反抗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这部小说是关于一段沉重的历史，但韦伯却讲述得

合度又不至于泛滥。而德法之间的这段历史正是造成今天欧洲格局的基础之一。感谢安妮·韦伯让我们发现了博马诺尔，并且为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

2020年入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的6部作品除获得最终大奖的《安妮特——一部女性英雄史诗》之外，还有博夫·比耶尔的《长路蜿蜒》(Serpentinen, Bov Bjerg, Claassen 出版社)、多萝特·艾米格勒的《制糖厂的故事》(Aus der Zuckerfabrik, Dorothée Elmiger, Carl Hanser 出版社)、托马斯·海特希的《心路：奥格斯堡木偶剧院的故事》(Herz-faden, Thomas Hettche,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德尼茨·欧德的《散射光》(Streulicht, Deniz Ohde, Suhrkamp 出版社)以及克里斯蒂娜·翁尼克的《女人和她手上海娜纹身》(Die Dame mit der bemalten Hand, Christine Wunnicke, Berenberg 出版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入短名单的作品都并非来自知名作家。

畅销书市场的大赢家：塞巴斯蒂安·费策克

以写作心理惊悚悬疑类作品见长的塞巴斯蒂安·费策克(Sebastian Fitzek)无疑是近年来德国畅销书市场上的大赢家。2018年，他的小说《精神病院病人》(Der Insasse)就曾经登上德国明镜周刊年度畅销榜非虚构类第一名的位置，2019年，费策克的另一部小说《礼物》(Das Geschenk)再次名列年度畅销榜第一位。2020年，费策克的作品连续第三年荣登年度畅销榜首位，这次的作品是《回家的路》(Der Heimweg)。

《回家的路》从“陪伴热线”志愿者接到的一个电话开始。小说的主人公是受到死亡威胁的已婚女性克拉拉，她卧室的墙上用鲜血写着一个日期，这是隐藏在暗处的杀手为克拉拉选择的死期。克拉拉拨打求助电话接通了“陪伴热线”，接电话的是临时替朋友值班的尤勒斯，尤勒斯也因此被卷入了克拉拉所遭遇的恐怖之中。费策克在这部小说中选择一个非常沉重，同时又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家庭暴力。正如费策克所言，让克拉拉害怕的并不是回家的路，而是道路尽头的家。家本应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但在《回家的路》中，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切恐怖的源头。费策克在小说中写到的“陪伴热线”灵感来自德国的一个公益帮助热线“陪你回家”，不过在小说中，这个热线只是针对有需要的女性。在跟身边的很多人就家庭暴力问题交谈后，费策克发现直接或间接遭受过家庭暴力的人非常之多，因此产生了用这个主题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

根据德国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少年事务部提供的数字，在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曾经遭遇过家庭暴力或性暴力。但这还只是已知的数字，还有许多隐藏的家庭暴力事件并未被统计在内。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德国社会的家庭暴力问题更加突出。根据慕尼黑工业大学2020年6月的一项调查，被隔离的家庭中暴力事件数字呈现上升趋势，有7.5%的女性和10.5%的儿童遭受了家暴侵害。在那些有家庭成员感到恐惧或抑郁的家庭里，遭受家暴的女性比例达到9.7%，儿童达到10.5%。费策克这部出版于2020年10月的小说虽然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但却无意间切中了被疫情笼罩的社会中的一个痛点。

在接受t-online的采访时，费策克这样解释自己作品中对暴力的描写：“我写完一本书后总会拿给专家看，比如心理学家或警察，也会给亲历者看，这本书也是一样。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这故事很震撼，跟我曾经直接或者间接经历过的一模一样’。这个题材触动了那些试读的人。出版社甚至认为这是我小说中最黑暗的一部，从封面设计到内容。很多女性都对书中描写的无助感同身受，当然，这种感觉在书中被推到了极致，因为我写的都是绝对的例外情况。这个故事推出了一些问题让读者去思考，我特意没有挑选真实的事件，那是非虚构作家的工作。如果有人说我‘故事根本不存在’，那我会说：‘没错，幸好不存在！……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要在这一点上要求绝对的真实，并且要求忠实于细节，我需要的恰恰就是虚构，因为真实的故事太过于让人沮丧。……作为作家，我能够改变书中的现实，至少我能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可以让孩子失踪后再出现，也能将一个人从折磨他手中救出。我的写作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摆脱恐惧。我写作，是为了让现实能够有所改善。”

小说主人公的遭遇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每个

人切身经历的如出一辙。主人公克拉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命运的严重打击，她的生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混乱。费策克认为这正像是被新冠病毒突然袭击的我们，这场疫情就如同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惊悚故事。

1971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费策克是德国目前最受欢迎的惊悚悬疑小说作家，从2006年发表了第一部心理悬疑小说《治疗》(Die Therapie)后，他的此类作品部部都能够登上畅销榜，目前已被翻译成24种语言。在被问到创作动机时，费策克坦承：“我的目的就是要娱乐读者，如果同时还能够引起人们的某种思考，让大家看到某些现象或关注到某些问题，那就非常理想了。”

儿童文学：以书籍抚慰焦虑

根据德国阅读基金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德国儿童和青少年人均每天阅读的时间增加了约20分钟。在这个特殊时期，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疫情无法正常地去上学或者上幼儿园，为了防控需要又不得不与朋友、同学或家中亲人保持距离，阅读显然成为了社交活动的一种替代形式。

在每年各类与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相关的奖项中，设立于1956年的德国青少年文学奖是最受关注的奖项之一。青少年文学奖通过奖励优秀作品，吸引人们对青少年文学的关注，促进青少年文学的发展，同时向公众推介一些重要的新作品。该奖下设四个分奖项，包括图画书、儿童书、少年书和知识类图书。2020年，获得一等奖的分别为图画书《三角、方和圆》(译自英文，麦克·巴奈特/乔恩·克拉森，北南出版社，2020年3月)，最佳儿童书《露天游泳池——天空下的整个夏天》(德语原创，彼得·哈默尔出版社，2019年2月)，最佳少年书《疯狂如何向我解释这个世界》(德语原创，卡尔·汉泽尔出版社，2019年8月)，最佳知识类图书《南极之极——世界另一端的风景》(译自捷克文，卡尔·劳赫出版社，2019年10月)。此外，被誉为“德国罗琳”的女作家柯奈莉亚·冯克获得终身成就奖，女作家里克·帕特瓦汉凭借儿童长篇小说《豌豆汤研究小组》(科内泽瓦克出版社)获得新秀奖，萨拉·克洛森的《谁是爱德华·穆恩?》获得青少年评审奖(译自英文，咪咪出版社，2020年12月)。

在几部获奖作品中，《露天游泳池——天空下的整个夏天》从风格上显得与众不同。这部小说用波澜不惊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正如评委会在评语中所说：“这是一本暖心的童话，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伴着薯条、冰激凌和防晒霜的日子，每天似乎都过得差不多。”故事的主人公是布可夫斯基家的三兄妹：10岁的“我”阿尔福，8岁的卡姆卡，还有他们的小弟弟罗比。由于三人在游泳池救起了一名溺水儿童，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张免费的游泳季卡作为奖励。对于家境并不富裕的三兄妹来说，这无异于一份超级大礼。这是一个悠长的夏季，每个人都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阿尔福爱上了游泳教练漂亮的女儿，一心谋划着在暑假结束后转学，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跳一次十米高。卡姆卡性格大大咧咧，她迷恋巴黎，为此要学法语，她希望自己能一口气在泳池里游十个来回。罗比少言寡语，他的目标是夺得一块游泳奖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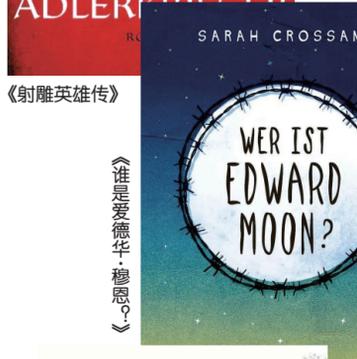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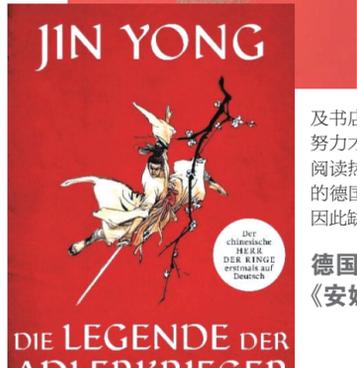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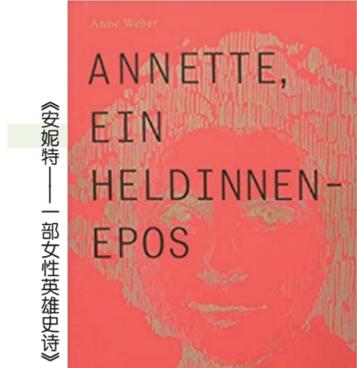
那么，这样一个平淡的故事，是凭借什么获得大奖呢？评委会认为“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家庭的呈现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互相支持与理解被描述得非常自然，让人对布可夫斯基一家立刻心生好感”。同时，作品的讲述风格“不煽情、不夸张，却依然精彩，这就是这本优秀的儿童小说最成功的地方”。

如果说《露天游泳池》是胜在其讲述风格的话，那么《谁是爱德华·穆恩?》最特别的地方则在其所选择的题材。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在青少年作品中不常见的沉重话题：罪恶与宽恕。小说的主人公叫乔·穆恩，他已经10年没见过自己的哥哥爱德华，而且还是因为一个很糟糕的原因：爱德华被关在死囚牢里，因为他被法院认定谋杀了一个警察。随着处决日期一天天临近，乔不顾周围人会怎么看，决定死刑执行前的最后几周要跟哥哥一起度过。乔来到德克萨斯，每天去狱中探望哥哥，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与对童年的回忆中，小说推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生命的价值何在？什么是可以宽恕的？人应该怎样告别人世？

评奖委员会认为，“作者萨拉·克洛森用一种特殊的写作风格成功地将以这一主题进行了令人信服呈现。这本书诗文的本质减轻了内容上过于沉重的感觉，但依然直指形式，并将悲剧的氛围营造得恰到好处。”

《木精》是北杜夫在出版《幽灵》21年后再推出的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被视为处女作《幽灵》的续篇。“木精”二字取自其父高藤茂吉的一首短歌，传说人们向森林呼喊时产生的回声，是“木精”在同人们嬉戏。“他乡河间，孩童轻轻呼。故国山林里，木精悄悄应。”这首短歌创作于高藤茂吉游历德国期间，当他听到异国森林中回荡他的“木精”的呼喊时，产生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木精》中的“我”已是一位在德国进修的日本精神科医生。“我”为了同过往的一段恋情诀别，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游走于多瑙河流域、蒂罗尔群山和北欧的城镇，内心却带着对旧日恋情的甜美追忆。旅途中，“我”醉心于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然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不安和彷徨仍旧萦绕心头，那位名叫伦子的旧日情人似乎依旧一路跟随。



2021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了日本芥川奖得主北杜夫的两部自传性质长篇小说《幽灵》和《木精》。北杜夫本名高藤宗吉，出生于1927年，是日本著名短歌诗人高藤茂吉的次子，同时也是医学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北杜夫中年之后患有躁郁症，但他仍坚持以幽默的笔触，用一系列幽默的随笔记录了自己的病情。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幽灵》和《木精》，这两部作品也是进入北杜夫文学世界的钥匙。《幽灵》是北杜夫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最初连载于《首都文艺》杂志，是23岁的北杜夫对童年及少年时期的回忆，也是他初期作品的集大成之作；《木精》则是时隔21年后完成的续篇，讲述身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如何在旅途中寻找自我以及成为作家的故事。

《幽灵》的开篇便问道：“人为何讲述回忆？”我们为为什么会逐渐失去这些少年记忆，仅仅是时间的损耗，还是由于其他更为精妙的设计？站在成长边界的青年“我”，脑海中的少年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北杜夫：当代日本的托马斯·曼 长篇小说《幽灵》《木精》出版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向记忆的深处探寻。书中讲述了很多“我”成长过程中的有趣经历：年幼时和女仆在空地的草丛中捕捉各种昆虫，在父亲的书库和母亲房间中的“探险”，会变魔术的叔叔的趣事，第一次拨动“我”心弦的美丽少女，以及穿插在回忆中的优美旋律，一幕幕都栩栩如生。少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只是沉眠在心底，同时“我”也意识到，在记忆的角落里一直潜伏着一个幽灵，在自己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杜夫是一位热爱生活、对事物观察入微的人，他从小立志成为法布尔那样的昆虫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最终都毁于东京空袭。对于昆虫的狂热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包括短篇《百蝶谱》，而对昆虫和自然的热爱在《幽灵》中更是“我”童年生活的中心。北杜夫还是一个登山爱好者，著名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的绝美风景也在《幽灵》中多次登场，而“我”整理思绪、自我反省之时也都是在冷冽开阔的山峰上。

《幽灵》不仅仅是一本追忆甜美年少时光的小说，北杜夫也将他对死亡与美的理解带到童年的记忆中，在看似纷乱无序的记忆图景中勾勒出轮廓，直面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幽灵，并以精神分析的视角重审，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曾评价道：“北杜夫23岁开始写《幽灵》，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展现出一种还未完全远离少年时期的天真和纯粹

的感性。”

